谷雨记槐

■梅洁

今日谷雨，是庚子年春天最后一个节气。

潜意识里，谷雨是我最寄情的一个节气。天宇之水滋润大地，葱郁原野布谷声声！成长、丰收、希望，世间的美好仿佛都在这个节气中开始孕育。

就在这个诗意美好的日子里，我收到了来自故乡之春的珍贵——满满两大瓶槐花！一瓶是水焯后晾干的槐花，一瓶是洁白鲜嫩的槐花。这是我年轻的同乡、文学好友王成伟托其父母专门寄给我的礼物。闻着瓶里鲜槐花淡淡的清香，勾起了我对岁月的回忆。

清雅素馨的槐花，在我童年的日子里，曾是助人们度过饥荒的食物。用槐花和野菜当饭充饥，是我们这代人不会遗忘的事情。当王成伟告诉我，疫情封控解除后，他的父母第一次出门就去拉槐花，我独自会心地笑了，眼前即刻出现了童年用竹竿勾槐花枝的情景。

王成伟问我吃过槐花没有，要不要寄些到北京？我不由分说就同意了，心里却有些隐隐不安：要给成伟父母添累了！

前几天，王成伟一直担心，怕他母亲寄的新鲜槐花在路上被闷坏了。我说：“那瓶里装满了真情、善意，不会坏。”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收到了两大瓶槐花。我告诉王成伟，要用鲜槐花蒸两斤面的包子。我不能辜负迢迢三千里寄到我家的槐之乡情。王成伟说，他在上海也收到了父母寄去的槐花，他也要蒸包子。

随后，我按王成伟教的方法做馅，先用开水焯鲜槐花，放凉剁碎后与炒熟的鸡蛋混拌。我在馅里放了五香粉、白姜粉、豆豉、黄酱、鸡精、精盐，把切碎的葱、姜、蒜以及干椒丝在油里呛炒，之后倒入槐花馅里，只听“哧啦”一声，便有奇香飞溢。

拌好馅，我就迫不及待吃了几口，真是满口童年的味道呀！

我蒸了两锅共22个包子。一出笼，我即拍照片发给王成伟。我说：“成伟，包子出笼了，你能闻到香么？”王成伟在遥远的上海用手机回复：“闻到了！但是你把包子包得那么雅致，我投降！”

他不与我PK了。

王成伟真诚善良，有正义感，文章写得也清灵智慧，犹如清雅的故乡槐花。

看到他写郧阳琵琶滩老屋门前的三棵老槐树，他说他们王家的祠堂就叫“三槐堂”，说他们王家与三棵老槐树之间有种精神的密语，说他今年40岁时才突然觉察到家族与槐树的血脉关系。

我从来对老树、古树都有一种莫名的敬畏。我对王成伟说，三棵老槐树应是你们王家的福佑。

今日谷雨，我记下与槐花有关的事情，以示世间真挚的情谊。

平凡英雄

■蔡达真

我的脑海里时常回放着这值得被看到、值得被铭记的一幕：2月下旬，正值疫情防控吃劲的节点，十堰康宁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四十多名残疾人储备的生活物资就要消耗殆尽了，就在中心负责人心急如焚的时候，市残联党员突击队、助残志愿服务队先后送来5.5吨蔬菜水果、粮油肉蛋和消毒液、酒精、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解决了托养中心燃眉之急。他们是十堰康宁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特殊时期的“摆渡人”。

这仅仅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平凡英雄默默奉献的缩影。在抗击疫情的各条战线，像这样聚光灯照射不到的地方，很多人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更没多少人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然而，越是灾难降临的时刻，越需要文明之光。疫情期间虽然大多数人在家宅着就是作贡献，也更安全，但为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总得有人出行，在阴冷的风雨中迎难而上，奋力奔跑，不计回报，无畏风险，输送物资、追踪调查、严防死守……各行各业的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发光发热，用热血和赤诚守护脚下这片土地，为的就是守到春暖花开，山河无恙。

曾经以为，英雄离我们很远。肆虐的疫情让我意识到，其实英雄就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些平凡却又伟大的“小人物”们。原来英雄一直都在，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疫情形势好转，既归功于医护人员、基层党员干部、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等一线“战士”的忠于职守，也应感谢同样冒着风险一刻也不停歇地做着生活物资保障工作的“后勤部队”，如物资配送员、快递小哥、保安、出租车及货车司机、环卫工、保洁员、超市售货员等。他们大多是“小人物”，但他们又不容辞地默默付出，不惊天、不动地，但他们的作用不可替代、不能忽视。他们的行为源于人性的本能和对生命的高度责任感。我们的社会统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如果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本分，各尽其责，国家就会稳定和谐、生生不息。

防疫战斗中，这些“小人物”们没有显赫的身世地位和永垂青史的丰功伟绩，也没有波澜壮阔引人入胜的生活细节，只是默默无闻地为社会需要而坚持工作，积极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他们大都不为世人所关注，然而，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团体，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处在基层一线的“小人物”总是大多数。就像任何一台机器，不可能全由马达组成，不可能没有环环相扣的齿轮和螺丝钉。占绝大对数的“小人物”们是一个单位的主体、一个民族的脊梁、一个国家的基石、一个社会的主流。有了他们，社会才得以鲜活地存在、和谐地运行，只有他们积极担当，我们的各项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有很多“小人物”逐渐被发现，被社会关注，成为正能量的传播者。2月23日，外卖骑手、十堰人吴辉被请上国新办举行的记者见面会；3月19日，美团外卖骑手高治晓作为唯一华人面孔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抗疫群像封面……当众多网友纷纷为这些平凡英雄点赞时，一位志愿者用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小人物”们内心最真实的独白：“请不要用英雄来称呼我，其实我们都很渺小，每个人都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

在这场“大战”兼“大考”中，不能有谁随意掉队，不能有谁被轻易忽略，也不应有谁被轻轻遗忘。记住这个漫长的冬天，细数度过的每一个时日，来一场内心的洗礼，精神的涤荡，让我们不至于健忘，更不至于在岁月静好重新来临时，淡忘了那些散发微弱光亮、传递星星之火的“小人物”们。记住他们，更是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永怀这种对职责的坚守、对生命的敬畏、对时光的珍视、对世间的悲悯……

我想，既然命运已然把我们圈定在了“小人物”的位置上，那就活出一个活脱脱的“小人物”的价值来。就像一首诗中描写的那样：“融进银河，就安谧地和明月为伴熙亮长天；没入草莽，就微笑着同清风合力染绿大地。这样，才算得上善待生命，不负年华。”

春天水乡 尼陶作

生命守护墙

■李传喜

守护生命如梦，百里车城倾情；笑迎东风拂面，万紫千红是春。全民战疫之后，寒冬终于远去。为了这个灿烂的春天，众志成城战疫魔，直逐狼烟还清明。

尽览别样的朗日，人民路、北京路、朝阳路舒展绵延的繁华，百二河、公园、游园重现游人如织，城市、郊野、山坡、河岸，芳草吐绿，花开如霞，有的清纯、有的妩媚，有的含蓄、有的欢颜，有的低眉、有的释放，饱含着深情，张扬着美丽，车城暖流涌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香花异彩，不负明媚春光。历史永远铭记着，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声振天宇，亿万同胞团结战斗，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凝心聚力，拼搏抗疫。在这场特殊的全民战“疫”中，无数党员、军人、专家、白衣天使、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不畏艰难，不惧生死，与时间赛跑，与疫魔较量。他们是新时代的精神坐标，感动着中国，感动着世界，感动着身边人。他们献爱心、履职责，以崇高的信仰、顽强的意志夺取战疫的胜利，书写不负人民、感天动地的时代篇章，充分彰显了国家精神、民族气概。

疫情就是警情，防控就是战斗。我们仿佛看到，众多的逆行英雄，众多的无畏勇士，披一身艰辛，裹一身疲倦，滚一身烽烟，冲出寒冬，迎着春光走来。他们中有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冲锋在前，英勇奋战；他们中有医务工作者，医者仁心，舍我其谁，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他们中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闻令即动，勇挑重担；他们中有公安干警，警民协同，命运与共，维护治安，执法护民；他们中有广大社区工作者、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同心抗疫，为民解忧，冲在一线，一片赤诚；他们中有志愿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惧风雨，日夜坚守；他们也是广大群众，万众一心，踊跃参与，保护生命，传递温情……

在抗疫的日日夜夜里，面对猝不及防的新型冠状病毒，白衣天使始终冲锋陷阵，勇往直前；面对快速增长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白衣天使一直坚守在抗疫的最前沿。没有胆怯惶恐，没有知难而退，他们顽强坚守，诠释天职，在实验室、在病床前忘我工作，无私奉献，换来千家万户的安康和平安。广大医务工作者们用生命守护生命，以勇气直面考验，以救死扶伤的大无畏精神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他们是抗疫的勇士、中国的脊梁。

还有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军警、志愿者和工人，在各封控卡点、医疗机构、居民社区驻点值守、应急排险、帮困解难……他们辛勤忙碌，坚守岗位，全力保证水、电、气、粮食、蔬菜、网络等市民基本需求供应和基础设施运转。在大街小巷，救护车、消防车、警车、水电气抢修车、运送物资的货车、送快递外卖的摩托车，还有垃圾清运车等，来往奔驰，不同职业的工作者为了同一个目标默默坚持。正是因为他们的恪尽职守，才有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市民宅家的正常生活。在各个小区，机关下沉干部、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物业人员，每天24小时值守，监测体温、登记出入者信息、帮助居民运送生活物资、清扫消毒……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的执着坚守、无私奉献，为人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守护墙。

在这段全民战疫的历史中，每一个英雄的名字都熠熠生辉。全民抗疫，英雄辈出，中国速度、民族精神，再一次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效率和速度。春花娇艳烂漫，为英雄勇士绽放；汉水欢腾奔涌，为英雄战士高歌。我们将来束鲜花敬献逆行英雄，敬献辛勤的抗疫工作者，敬献忘我的志愿者，敬献珍重生命、守护生命的无私奉献者。

我们将继续高举抗疫“利剑”，驱疫魔、斩瘟神，满怀信心呵护人类健康，维护人民安全，留住明媚的春天。

抗疫感赋

（外三首）

■王学范

疫疫肆虐扰江城，
夺命摄魂环宇惊。
举国驰援彰大义，
一心坚守见深情。
军民矢志战疫魔，
医护舍身保众生。
众志成城共抗疫，
尧天朗朗彩霞明。

致白衣天使

正是新年团聚时，
战疫前线展风姿。
埋头奋战舍微己，
忘我奔忙扛大旗。
思女无眠通电话，
报亲有语寄情思。
胸存大爱献民众，
刑楚山川筑一碑。

致广西医疗队

车城强疫桂人帮，
紧急驰援情意长。
医护丹心怀绝技，
果蔬绿色散清香。
同舟共济抗疫情，
大爱强胸书锦章。
且待春风吹雾散，
扬帆举棹泛浩浪。

赞郧西护士汪世娥

秦头楚尾一娇娥，
抗击疫魔日举戈。
盔甲披身容露少，
勇志抗疫爱施多。
路边见子眸流泪，
楼下别夫心起波。
再踏征途无反顾，
不获全胜不返家。

记忆中的郧阳

■闫勇

每次路过或专程去郧阳区我都要将车停在郧阳公路大桥头，在桥头小公园里徜徉，小憩一会儿，眺望宽阔的江面和北岸宏伟的新城区。每当此时，记忆中的郧阳景象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65年，我家从竹溪搬到郧阳。郧阳新城建在老城外北面地势较高的东岭、中岭和西岭上，我家在东岭大众饭馆对面水塔下面的安置房。郧阳老城距我家不到5华里，但当时年龄太小，不能独自远行，跟着大人去老城玩的次数屈指可数，因此，不远处岭下的老城一直令我向往。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郧阳老城是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郧豫川陕毗邻地区首屈一指的重镇，历史悠久，人文积淀十分丰厚，还有“鄂之屏障、豫之门户、陕之咽喉、蜀之外局”之称。这里的水道自古被称为“黄金水道”，而郧阳古城南门外的码头则被称为“黄金码头”，因此，说郧阳老城自古就是汉江中游的明星城市一点都不为过。郧阳老城曾经是古代郧阳府的治所，自明成化12年开埠，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是一座规制等城、商贾云集、名副其实的大城市。期间，东大街、西大街，商铺酒肆鳞次栉比，大成殿、城门楼、钟鼓楼，亭台楼阁翘角飞檐。因此，后来郧阳府虽然改名叫郧县（现郧阳区），但是在郧阳老城人心目中这里始终是抚台省会、区域性中心城市，所以人们习惯上一直将郧县称为郧阳，说自己是郧阳人。因为国家建设需要，老城被划定在丹江口水库淹没线以下。那时候，父母工作繁忙，很少带我去老城。待年长几岁，父母觉得危险禁止我和小伙伴们去老城玩耍。因此，我在郧阳生活了5年只去过老城两三次。后来，我努力回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老城要经过的北城门洞，不仅城墙高大雄伟，街道上还铺着规整的大块青石板，青石板磨得光亮，街道两旁是店铺，店铺后面是居民区，除此，再没有其它印象。

前些年，郧阳区发现了“郧阳人”头盖骨化石，后来又挖出了恐龙蛋化石，轰动一时，但我并不觉得惊奇。记得小时候在郧阳新城，到处搞建设，挖土方，每到暑假我的两个哥哥挖土方和泥巴脱砖坯，挣点钱补贴家用，我出于好玩儿跟在后边帮着翻晾砖坯。干累了，就在黄土里翻找粘嘴核玩儿。粘嘴核这东西像石头又不是石头，比泥土硬，但比石头软，使劲儿捏就变成粉末，放在嘴里吸得很紧，不使劲往下拽它是不会自己脱落的。这东西在新开挖出的黄土中很多，据说是一种药材，一开始药铺里还收购，后来实在是太多药铺不收了。我和小伙伴经常比赛，看谁找到的粘嘴核粘在嘴上粘得紧，粘得牢，粘得时间久。有一次，我嘴上粘着一大块儿粘嘴核妈妈看到了臭骂了我一顿，以后再也不敢玩粘嘴核了。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所谓粘嘴核就是古代生物的化石，是人骨还是兽骨未可知，反正经历沧海桑田之后就成了化石，医书上说它学名叫龙骨，最粘涩，有收敛元气、镇定安神、固涩滑脱的功效。

小时候，父母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我，我只能跟着年龄稍长的孩子们一起在家附近的土丘上玩耍。那时我们常玩的一种游戏如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就是到野地里逮飞蚂蚁。飞蚂蚁就是地上的土蚂蚁，这种蚂蚁最喜在松软的浮土里筑巢做窝，吃杏木，猎食蚊虫蝇蛆，长大后又肥又壮，还会长出清亮如蝉翼的翅膀。我和小伙伴在土丘上寻找较大的蚂蚁洞口抓飞蚂蚁，然后用细线绳在飞蚂蚁身上栓一根小草或小羽毛，比赛看谁挺的飞蚂蚁承载的分量重，飞得远。当我们发现较大的蚂蚁洞口时就回家拿一把火钳或小铲使劲儿往下挖，经常挖出一些腐烂的木头。长大了才知道，这些朽木是古人的棺木，棺木中还躺着古人的骨殖，那时真是童稚无知，不知害怕。

我在郧阳生活了5年后随父母离开，对郧阳的记忆大多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过的沙堆、泥巴、老城淹没后汉江宽阔的水面，以及江水中时常漂浮的木檩房梁和残缺的老式家具等等。

郧阳人说话是河南话宛西口音。我家从竹溪搬到郧阳的头两年，小朋友都笑我说话是竹溪腔儿，山里山气。而地处汉江中游河谷地带的郧阳老城水陆交通便利，与中原繁华地区交流密切，因此，能说一口纯正郧阳老城腔儿，也为郧阳人引以为豪，甚至少数郧阳老城人开口说话就高八度，就像有的人故意在外地人面前说北京俚语，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傲气。

洪荒蒙昧时期，这里曾经出现过麋国、郧国、绞国等多个小方国，以狭小的方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和口音也多有差别。北边的南化塘、刘洞、谭山人的口音与河南淅川西峡人的口音几乎一样，茶店、柳陂人的口音与十堰城区人的口音更接近，青曲、杨溪铺、白桑关人的口音极为接近郧阳老城腔，鲍峡、五峰人的口音与郧西县、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人的口音相似，而鲍峡镇东河村人说的却是地道的竹山方言。郧阳老城人说话更有特点，保留了许多古音和词句，比如：他们把风趣幽默、好玩儿、有意思说成“闹味儿”，把美或惬意、美好的感受说成“过觉儿”，细细揣摩的确高雅、很有品位，古风犹存，但在语音上却有许多字显得古老和原始，如郧阳老城话没有卷舌音，c ch不分，eng ong不分。郧阳人无感，外地人却听得一头雾水。

1967年12月，丹江口水库下闸蓄水后，郧阳老城的居民大多移民外迁到武汉和荆州等地，只有很少一部分搬到郧阳新城或十堰城区居住。现在郧阳城里说郧阳老城话的人已经很少见了，即使有，他们说郧阳老城话也早已没有原先那种傲气了。当然，方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地域内的确能够起到凝聚共识、增强认同感的作用，但唯有扬弃糟粕、与时俱进，才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据说革命先驱杨献珍、当代文学大家梅洁等都说着一口地道的郧阳老城话。我虽在郧阳生活过5年，但始终没学会郧阳老城话，后来跟着郧西人说郧西话，跟着襄阳人说襄阳话，跟着丹江口人说均县话，跟着老师说普通话，虽然整体上都是河南腔，但是50多年来，郧阳话一直是我口语的基调，这一点一直没变过。